

光之家族

華之先生傳記



曹志鼎 著

廣陵書社

光 之 家 邦

紀傳先生之解華

題敬德人華



著志鼎曹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邦家之光：華繹之先生傳紀 / 曹志鼎著. -- 揚州
：廣陵書社，2013. 10
ISBN 978-7-80694-999-3

I. ①邦… II. ①曹… III. ①華繹之（1893～1956）
—傳記 IV. ①K826. 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3820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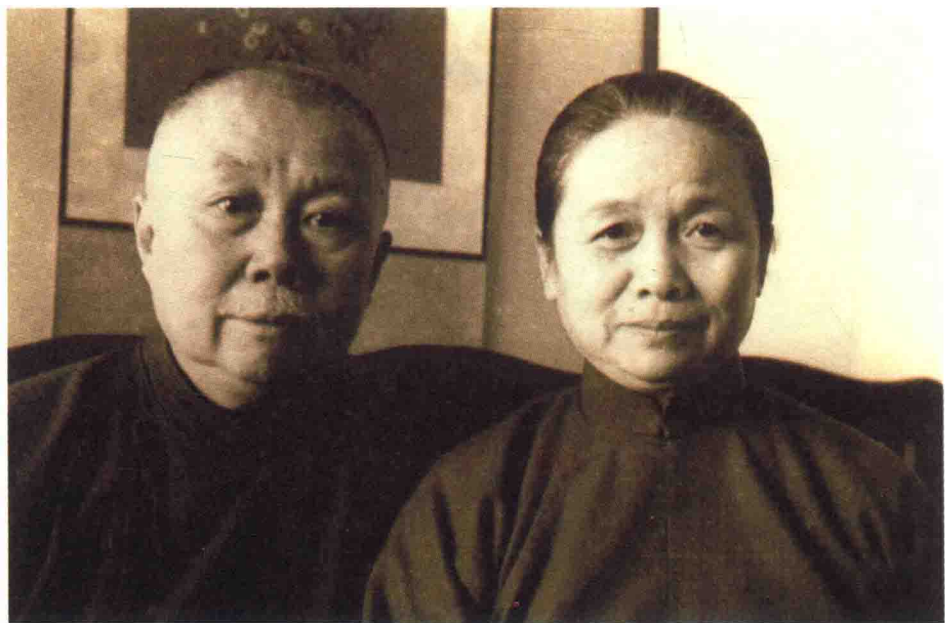
書名	邦家之光：華繹之先生傳紀		
著者	曹志鼎		
責任編輯	劉棟 王志娟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刷	無錫市證券印刷有限公司		
	無錫市揚名高新技術產業園 B 區 75 號	郵編	214024
開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21.5		
字數	3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694-999-3		
定價	48.00 圓		

（廣陵書社版圖書凡印裝錯誤均可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獻給

勵志報國、造福桑梓的先賢前輩們





華繹之先生、孫松琴夫人合影

自序

華繹之先生(1893—1956),中國早期著名農學家,中華農學會首批永久會員,中國科學養蜂創始人,近現代教育事業家,無錫地區愛國實業家,著名慈善事業家。工書畫,善鑒賞,是著名書法家、收藏家。同時還是一位伸張民族正氣的無黨派和平民主人士。

先生諱士巽,字繹之,以字行,江蘇無錫蕩口承緒堂出身。生於光緒十九年六月初十日(1893年7月22日),卒於1956年4月7日,享年六十四歲。

華繹之先生作為無錫名人,百年風雲際會,是繼1934年六大資本集團^①之後的“無錫第一隱富”,無錫第一代實業家中的後起之秀,習慣上將華繹之先生列入“工商實業”名錄,以實業為主,農業為輔。但是,我從小聽孫伯勳公、華倩朔公、須沛若老先生等教誨,均謂華繹之先生是一位天才農學家,其成就在1912年至1936年之間。余生也晚,年幼無知,懵懵懂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對歷史名人應有的歷史地位,困惑了數十年之久。

我祖籍無錫安鎮西街,祖上我素公著有《天全堂集》,在安鎮也算得上是望族之後,但那時已經衰落,雖留有五樓五底,家父在蕩口楊樹

① 《文化無錫·民族工業的發祥地》:

“自古以來,無錫地區的農業、手工業、養殖業比較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基礎。鴉片戰爭以後,面對列強入侵,一批有識之士謀求救國之道,發起了洋務、維新運動,一批無錫人走上了“科技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道路。”

“1934年,無錫已有工業企業192家,包括麵粉、紡織、蠶絲、碾米、輕工、化工、醫藥、機械等工業,資本總額1800多萬元。其中楊氏、榮氏、周氏、薛氏、唐蔡、唐程的資本額即達1300萬元,占當時無錫資本總額的72%以上,被稱為六大資本集團。”

街同昌布店任職員，收入低微。1937年11月，日軍攻佔無錫前夕，將安鎮西街燒個精光，我哥哥安基在逃難途中夭折，好不容易轉輾逃難到蕩口，1938年2月，在表姑母家的一間小閣樓上生下了我，於是蕩口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那時繹之先生舉家在上海，無緣得識。為謀生計，母親以首飾盤下了常熟人開在狹街上的義永齋熟肉店，將我寄養在西橫頭華榮根家，後又得到舍親孫伯勳公幫助，租用了楊樹街華繹之先生的市房二間，雖是一片小店，在蕩口倒也小有名氣。伯勳公是承緒堂家學中教讀繹之先生的恩師，繹之先生進了果育學校後，不忘師恩，奉養到老。繹之先生對我家的遭遇深表同情，免收房租，幼時常聽家母對沈鳳梧先生言及繹之先生種種恩德，在我幼小的心靈裏，就對繹之先生抱有感恩心理，但他是社會上一位大人物，高山仰止，豈是我一個小小孩童所能懂得。

稍長，我好讀大科學家、大發明家之類的書籍，常常在倩朔公家葡萄棚下一看就是半天。倩朔公毫無架子，他在繪畫扇面之餘，也會跟我這小孩子聊聊天，他說我看這些書是沒有用的，那些都是外國人，懸空八隻腳，無從學起；其實在我們蕩口，就有兩位大科學家，一位是東弄堂的華蘅芳，他與徐壽做了曾國藩的幕僚，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常年在外，對家鄉並無貢獻；不如承緒堂的華繹之先生，我還教過他書，可稱得上忠孝雙全的大科學家，從小父母雙亡，由祖父母帶大，祖父臨終之際，他還是一個十多歲的中學生，所做出決定出乎所有人的意外，放棄無錫城裏的豪華生活，堅持留在蕩口，朝夕侍奉祖母。並在蕩口白手起家，創辦農場，代替數千年來小農經濟，提出了以副養農，幫助農民旱澇保收，脫貧致小康。他在蕩口近二十年，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有所突破，繹之先生終於被稱為中國的養蜂大王。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在蕩口進一步發展商業，使蕩口由零星的集市發展為水上交通樞紐，南延市人口，由原來的五千餘選民猛增到五萬一千餘人^①，成為蕩口小無錫。可以說，若沒有繹之先生的種種努力，不可能有今日之蕩口，繹之先生

① 《南延市況》：人口較前無出入，維持治安感困難。南延市自治區區長華子唯，副區長華垂宇，報告該區情形，略謂，查南延市原有人口五萬一千餘人。自戰事發生之後，避難出境者絕少，現在大都返歸，故居住人數，較原有之數無甚出入。——1938年4月11日《新錫日報》

所做的種種實事，都是造福桑梓，因此在我腦海裏，深深烙上華繹之先生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的印象。

抗戰勝利前後，伯勳公已經仙逝，他的公子孫君謙叔孀，依舊住在大生弄南廳，看到我自小羸弱多病，動了惻隱之心，與繹之先生相商，讓我家住進繹之先生花園里老洋房之底層東側，一個大房間，中間有兩扇移動腰門，隨時可以將大間一分為兩，東面有四個大窗戶，南北各有兩個大窗戶，寬敞明亮；對門（老洋房西側）是華立言先生一家居住，中間是一個大禮堂，空閒着，我們進出都經過大禮堂外的陽臺，老洋房原是華氏農場的辦公室，華氏農場解體於 1937 年蕩口淪陷時，日本兵佔領蕩口時，華氏農場將東西巷門一關，日軍久攻不下，無奈只得從西巷門大陰溝中爬進農場，將看守農場的兩名職工囚在新洋房地下室內，後由吟松伯伯托人出面善後，但養蜂場不得不因此倒閉。筆者入住花園里時，猶見蜂房一片狼藉，昔日繁榮景象不再。即使蜂房前的桃園林，也只留下一個個樹樁，令人唏噓不已。1942 年，繹之先生將新洋房供鵝湖中學使用，徐枕亞在《玉梨魂》一書中對鵝湖中學有所描述。此時農場大門封閉，砌了磚牆，四根黃石立柱上的紫藤又粗又密，遠勝過蘇州拙政園的文徵明手植紫藤，我們經常坐在紫藤上蕩秋千。進出都走東巷門邊的鐵皮邊門，過鵝卵石甬道，經過賬房間及超手遊廊，鵝湖中學的師生們再通過中央大道進入新洋房，樹木茂盛，建築精美，劫後的花園里，處處依然宏偉秀麗，身臨其中，不禁令人想起，這裏一草一木，都有繹之先生的心血在，繹之先生艱苦創業、創造奇跡，是多麼不易，我久已心馳神往。

原來養雞場第一排第一間，改成了我們家的廚房，門口有一棵香椿樹，我好奇地在近旁搭了一個雞棚，養了 50 餘隻雞，上學前在雞棚門前灑一把穀，雞群紛紛出籠，四出尋覓活食，下午太陽落山前又去雞棚門前灑一把穀，雞群陸續歸籠。日復一日，引起了吟松伯伯好奇，問我為什麼？我就將倩朔公所說的一席話原原本本說了出來。吟松伯伯是華氏農場的帳房先生，聽後笑笑對我說，你想學繹之先生是好的，但主要要學繹之先生的做人之道！什麼是做人之道？在我那個年齡段，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懂的。白天他們要辦公，我不能打擾，只有候晚上或納涼於荷花池畔，或聚在帳房間裏，聽吟松伯伯、新華伯伯講那農場舊事，

例如，數十畝的園林中竟沒有一隻蚊子，這是養雞場所留下的除蟲菊的緣故；農場周圍曾佈滿彈弓夾子，專逮黃鼬；華氏農場所出產的玉露水蜜桃，不可剝皮，而是插一根麥柴管吸的，舊時號稱無錫第一；老洋房禮堂裏有一張大菜檯，那是蕩口街上唯一擁有的西菜桌，繹之先生為招待外國來賓，不僅製作了這張大菜檯，還特地從上海請來西菜師，在廚房中配備了烤箱，由聽差阿根虎負責烤箱，據阿根虎講，這個烤箱真難侍候，鋼炭不時揀進揀出，要恰到好處；由國外慕名而來參觀華氏農場的，有過多次；帳房間樓上，滿滿一屋子瓷器器皿，其中有一種酒杯，三隻腳，雙耳，杯口有飲用槽，小朋友告訴我：“這就是你三足鼎立的鼎”，我說不對，鼎鼎是烹飪用具，但這是貴族宴會所使用的酒爵，是上青蕩大墳用的祭器，我阻止了他們亂翻，匆匆下樓，避免闖禍。不想這件事還是傳到繹之公耳朵裏，春節時給我的壓歲錢竟是二擔米，那時我們壓歲錢一般都是一、二角，後來新華伯伯告訴我媽媽，這是繹之先生對志鼎弟誠實懂規矩的獎勵。那時我就讀於懷芬小學，放學之後，同學們都喜歡到我家來，圍聚在大菜檯邊，或看小人書（連環畫），或練毛筆字，或做未完成的“勞作”（手工）課，或做各種遊戲，不亦樂乎！而我母親總會有各種點心招待小客人。所以我對那張大菜檯感情尤深。繹之先生始終一件竹布長衫，自己省吃儉用，逢人和顏悅色，把畢生精力都奉獻於蕩口和無錫的建設事業。若沒有繹之公的不懈努力，別說“蕩口小無錫”，恐怕連甘露都不如。我在這裏生活約有八年光景，耳濡目染，日積月累，自以為對花園里十分熟悉。

在懷芬小學，同學們私下流傳着圖書館^①樓上有“小腳娘娘”，大家都視為禁地，不敢越雷池半步。蒙沈鳳梧先生的胞兄沈老先生與須沛若須老先生^②錯愛，有一次暑假期間，學校無人，兩位老先生把我帶到樓上去，我戰戰兢兢跟了上去，只見樓上共有五間，裏面三間緊閉着，外面第一間放滿了各種栩栩如生的標本，第二間是通俗書籍，有各種故

① 錢穆《執教鴻模小學》：時（1918）華繹之以校主兼為校長。學校中新建一樓，繹之家富藏書，皆移樓上。樓門不輕啟，繹之獨交余一鑰匙，許余一人上樓讀書。惟上樓即須反鎖其門，勿使他人闖入。

② 錢穆《執教鴻模小學》：“時在鴻模管事者，為須霖沛若，亦係果育與常州府中學堂兩度同學”。“遲余一年肄業府中學堂”，“畢業府中學堂後，為華家管理一當舖，後遂轉至鴻模，與余交往最密。”

事書(如左慈戲曹操、范蠡到齊國後另外又娶了老婆,生有三個兒子),以及各種期刊(如《新青年》、《東方雜誌》、《點石齋畫報》等),我借了一本《東方雜誌》,看完一本再去調一本,我悄悄問須老先生,“小腳娘娘”在哪里?須老先生笑笑說:“哪有什麼小腳娘娘,鴻模時期這裏是開放的,同學們常來這裏做實驗”,“中間一間存放各種珍本,裏面兩間是繹之先生的試驗室和中外養蜂資料”。於是我又知道,原來繹之先生養蜜蜂,每前進一步,都通過大量科學實驗。據須老先生說,繹之先生應該還有大量手稿,可惜現在不得一見!

讀了無錫市廣播電視局、無錫市史志辦公室、無錫市檔案局編的《無錫歷史上的今天》^①,其中“1893年7月22日,中國科學養蜂創始人華繹之誕生”,使我受到很大啟發,觀點鮮明,篇幅有限;錢穆先生所寫的《華君繹之家傳》,雖然比較全面,但用的是春秋筆法,很難窺其全豹。因為我從小有幸在花園里長大,耳聞目睹,記憶猶新,往事點滴,往往會被塵封而淹沒,深感到自己有責任將我所知道的繹之先生事蹟忠實記錄下來,於是抱着一己的感恩心理,試着想寫《華繹之先生傳記》,畢竟所知有限,自不量力,既寫不出,更寫不好。

正在進退維谷之際,有幸謁見仲厚、季平兩位先生,他們很委婉地批評我雖然對花園里有一些感性認識,但對繹之先生養蜂,道聽塗說居多,現在不忙寫傳記,先出兩個題目給我做,一是《時報》上曾有一則有關綁架華繹之的謠言;一是華繹之先生曾是“中華農學會”名列前茅的終身會員。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先後在上海、南京等地苦苦尋索,終

① 《無錫歷史上的今天》: 1893年7月22日,中國科學養蜂創始人華繹之誕生。

1893年7月22日,華繹之生於無錫蕩口鎮。華繹之六歲而孤,由在無錫城鄉擁有典當、堆棧和大量房地產的祖父華鴻模撫養成人,祖父去世後,他繼承祖產,又在城中開設仁昌、宏仁堆棧和宏餘、宏緒絲廠等廠。1918年,他東渡日本,考察養蜂及其他農副業,並派遣馮煥文、黃俠民等人出國學習養蜂、養雞、養乳牛、種植果樹等技術。1921年他在上海創辦華繹之蜂蠟公司,養蜂場設在蕩口,後在昆山、蘇州、松江、丹陽等地設養蜂分場,有義大利純種蜜蜂2000多箱。華繹之蜂蠟公司除出售蜂產品外,還經營養蜂工具,同時傳授養蜂方法,華繹之成為中國科學養蜂創始人,因而被譽為“養蜂大王”。除養蜂外,他還在社橋頭創設惠康乳牛場,在蕩口設華氏農場,培養良種禽畜。在從事實業的同時,他還熱心家鄉教育事業,1913年果育學堂改為私立鴻模高等小學校,從日本購進動植物標本和理化儀器,聘名師任教。1927年鴻模小學改為女子學校,後又改為鵝湖中學。他愛好收藏古字畫,潛心書法。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避居上海,後遷臺灣,1956年5月16日病逝,終年63歲。——后學曹志鼎識 2013年4月7日

於不辱使命，翌年向仲厚先生匯報，仲厚先生纔告訴我，其實想寫《華繹之傳》的人不在少數，我同樣給他們這兩個題目，都不見回應，你雖然答出了，並不意味你就能寫了，還得好好學習，一是要實事求是，不嘩眾取寵；二是要講明事實，事出有據。在前輩的教導下，我決心重新學習。仲厚先生出於對我的愛護，一方面向我介紹各種相關資料，並叮囑我無錫實業方面不能在上海閉門造車，要到無錫來多向前輩討教，還特地為我尋師訪友，提供種種便利。季平先生遠涉重洋，精心教導，在寫作過程中，我從學習交大的《中國農學史》入手，在“中華農學會”第一批十位會員中，論年齡，繹之先生年紀最輕，卻能夠高瞻遠矚，理性愛國；論學歷，其中八位留學歸來，一位大學畢業，唯獨繹之先生，連中學也只是肄業，他的一系列成就，靠的是自學成材，與國內外許多大科學家、大發明家一樣，主要靠刻苦鑽研，求得真才實學，堅持科學實踐，如在養蜂學方面，從學習國外到超過國外，繹之先生就是一位好榜樣。

論實力，繹之先生不愧為進步士紳，失敗則個人自負，成功則普及推廣；他的為人處世，不牟私利，完全奉獻於社會，尤其是偉大的人格魅力，感人至深。他一生所走過的和平發展道路，“誠實不欺，服務社會”的思想，至今仍有現實指導意義。我又從感恩進入感悟階段，讓我逐步感悟到人生真諦。

在中國農學界，華繹之先生在昆蟲、家禽、畜牧、絲繭、花木諸多方面，成就輝煌，是中國早期著名農學家。一貫重視理論聯繫實際，科學試驗與生產實踐相結合。我國自古是農業大國，天災人禍不斷，生產力陳舊落後。繹之先生從實際出發，是最早關注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進步士紳。

本著力求尊重歷史，達到歷史真實。數年來，苦心孤詣，廣泛搜集史實，儘可能做到事必有據，事實勝於雄辯，還歷史本來面目。繹之先生在農學上所作貢獻，遠遠超出了實業界範疇，竊以為，華繹之先生是自然科學領域的歷史名人。

華繹之先生 1948 年遷居臺北，但根在無錫，深信和平統一是一歷史的必然。1956 年 4 月 7 日卒於腦溢血。祖國的強盛，是繁榮家鄉的根本保證。兩岸同胞根連根、心連心。先生酷愛字畫，善鑒賞，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多數是反映華氏及有關無錫地區歷史風貌的國寶。八·一

三淞滬會戰中，先生捨生忘死從日寇戰火中搶救出來，並希望這些珍貴文物早日回歸家鄉，今天終於實現了，元、明、清時期的珍藏文物二百餘件，全部捐贈與無錫博物院。這正是繹之先生夙願，先生有知，當含笑於九天！

華繹之先生一生，以其獨立不倚的人格，和而不同的思想，艱苦卓越的創造，富而奉獻的義利，修身齊家的垂範，緊隨歷史潮流，即錢穆先生所謂“有道善人”，為我們樹立榜樣，利國利民。國家與民族的振興，離不開這些精神。

拙作雖十易其稿，錯誤缺點仍所難免，敦請各位前輩教正。

目 錄

自 序	1
第一章 傳芳世家	1
第一節 承緒堂出身	3
第二節 孤星早慧	5
第三節 慈母逝世	10
第四節 芬遠公光大三省支	13
第五節 蕩口華芬義莊	17
第二章 求學與修身齊家	24
第一節 國學生修於家	25
第二節 就讀果育學堂	27
第三節 就讀常州府中學堂	31
第四節 課餘愛好	33
第五節 聽鼓浙省的前前後後	35
第六節 修身齊家 孝悌情深	38
第三章 中國早期著名農學家	41
第一節 仁義傳承訣別時	42
第二節 私立華氏農場	45
第三節 華氏養雞場	49
第四節 中華農學會永久會員	54

第五節	無錫惠康農場	57
第四章	中國科學養蜂創始人	66
第一節	科學飼養中國蜂	66
第二節	赴日考察 引進意蜂	69
第三節	華氏蜂船	73
第四節	華繹之養蜂公司	79
第五節	考察養蜂專員赴美	81
附錄一	華繹之文選	83
附錄二	首創巡迴放養之文牘	95
第五章	松江焚蜂 阻遏蜂業	98
第一節	謠言兩則	98
第二節	風暴三日	101
第三節	辦案三月	105
第四節	中華農學會出面干預	110
第五節	養蜂事業前程無限	111
第六章	古鎮再崛起 開闢新商埠	115
第一節	群英譜寫銀蕩口	119
第二節	農會、商會與商餘夜校	125
第三節	蕩口商團	131
第四節	蕩口小無錫	137
第七章	熱心家鄉教育事業	139
第一節	果育改鴻模	140
第二節	教書育人 眾望所歸	148
第三節	不拘一格降人才	155
第四節	“鴻模”童子軍在第五屆遠運會	162
第五節	趨新好動的小教界	170
第六節	查封農協 停辦鴻模	177

第七節	鴻模改懷芬	181
第八節	鵝湖中學創辦人	185
第八章	實業家傳芳篇	188
第一節	興仁與宏仁堆棧	189
第二節	糧食堆棧第一家	202
第三節	無錫早期的繭行絲廠	218
第四節	匠心獨運繭絲產業鏈	222
第五節	宏裕“僭界”與華新里工房	229
第六節	義利重情 工業投資	233
第九章	人生轉折 正氣長留	245
第一節	八·一三身陷孤島	247
第二節	無錫淪陷後的華氏產業	252
第三節	堅持抗日 弘揚正氣	259
第四節	遺墨留香 蔚然大家	264
第五節	捐贈文物 報效祖國	270
附錄三	華繹之先生墨寶“文天祥正氣歌”帖本	272
附錄四	華繹之先生紀念文選	309
附表一	華繹之先生作品網上搜索鉤沉	313
附表二	華繹之舊藏文物、文獻資料	317

第一章 傳芳世家

承緒堂是江南名門望族，因創建華芬義莊而名聞遐邇，當地人稱之為新義莊。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新義莊在創建過程中，幾代人前赴後繼，由赤貧而致富，富甲一方，以工商業利潤購田地、置義莊，並將興仁、宏仁兩大堆棧捐置義莊、義學。新義莊扶農恤貧，救災賑災，受惠者不限於本族本支，而是遍及整個市鄉；辦教育事業，提供獎學金給貧苦子弟，延及四鄉學子。承緒堂與新義莊，成為蕩口經濟、文化支柱。

承緒堂在蕩口南直街大生弄深處，弄口毫不張揚，一條狹長深邃的小巷，二側佈滿了廳堂，通向一幢幢精緻幽雅的院落，窗明几淨，鳥語花香，深藏在市廛後面，鬧中取靜，遠離塵囂，俗念頓消，宛如世外桃源。大生弄東西向，西面臨街，街面房產，除建有“永裕典當”外，悉數出租開設各種店鋪，形成一條非常熱鬧的街市；大生弄東面一直通向農田。繹之先生誕生於此，在這裏度過了他的前半生，因為孝順祖母朱氏好婆（祖母）^①，一直陪伴好婆住在大生弄，直至 1923 年好婆病故，在大生弄治喪過後，繹之先生已經 31 歲，始喬遷至華氏農場新洋房，他的幾位孩子，新元、武元、伯忠、仲厚都誕生於大生弄承緒堂。

承緒堂締造了輝煌的經濟、文化業績，成為“蕩口小無錫”。曾經一度引領時代潮流，帶動了社會的變革，又充滿了古色古香、恬淡寧靜。

《華氏宗譜》中有“傳芳集”，記述歷代先賢的“嘉言懿行”，傳之後

① 好婆：好婆是蕩口地方性稱謂，孫子稱呼祖母為好婆。為什麼不叫祖母而叫好婆呢？主要是地方性語言的親切感，為表示對祖輩老太太的尊重，在蕩口地方，即使不是孫子，旁人亦往往以好婆泛稱老太太。但這裏是祖孫之間的稱謂。

世，可為子孫法。子隨公 1882 年在《傳芳集序》中寫道：“其云仍之繁熾歟？傳其科第之聯翩歟？凡此皆不足傳，獨傳列祖之嘉言懿行，薈萃於方策間。時一披讀，如聞警欬，如接儀型，屬在一脈，仰而慕，俯而思，報本之心，效法之念，勃然而興者在是矣，則所謂傳芳者，傳以集，又傳以人。傳以集者，前人之芳傳諸今日；傳以人者，今日之芳庶幾傳諸後人也”^①！

子隨公是繹之先生祖父。中國人在過去的姓名學之稱謂中，姓氏之後，有名、字、號之別，如華鴻模，字範三，號子才，晚號子隨。一般自稱或文牘用名為華鴻模，別人則以號尊稱為“子隨”，晚輩更應尊稱為“子隨公”，不能直呼其名。實則華鴻模、子隨公是同一人，本書行文，視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用法。

同理，“繹之先生諱士巽，字繹之，以字行”之句，“士巽”是名，在名的組成中“士”是宗譜中二十七世“士”字輩，“巽”是名，“字繹之”取義於《論語·子罕》：“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②。早期文牘中往往有“士巽”名諱出現，後隨時代變化以字行，故全篇以“繹之先生”稱之，同為一人，在不同場合不能錯用名、字。

承緒堂雖然早已不復存在，繹之先生作為承緒堂承先啟後的傳承者，是華氏家族的驕傲，他的思想言行，足為後世楷模。

是故，本章名之曰“傳芳世家”。

① 華鴻模《續輯傳芳集序》：“其云仍之繁熾歟？傳其科第之聯翩歟？凡此皆不足傳。獨傳列祖之嘉言懿行，薈萃於方策間。時一披讀，如聞警欬，如接儀型，屬在一脈，仰而慕，俯而思，報本之心，效法之念，勃然而興者在是矣，則所謂傳芳者，傳以集又傳以人。傳以集者，前人之芳傳諸今日；傳以人者，今日之芳庶幾傳諸後人也！”

光緒壬午（1882）中秋

② 《論語·子罕》：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加之何也已矣。”“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一語意譯，即是恭順贊許的話，聽了能不高興嗎？但要推究這些話的真意纔是可貴的。巽：恭敬、謙遜；繹：分析鑒別。

詳見 1947 年繹之先生與吳湖帆合作扇頁，吳湖帆畫墨竹圖；繹之先生臨王獻之《中秋帖》，鈐印“繹之為貴”。